

## 新民晚报

有点遗世独立的样子,我的中学母校建在与县城遥遥相对的山腰上,和繁华的镇子隔着一条名叫巫水的河。她是沅江的支流。沅江,就是“二哥”沈从文在《湘行书简》中向亲爱的三三细细描绘过的,“什么唐人宋人画都赶不上”的沅江了。巫水河,在我的眼里,也和“二哥”的形容是一样的。

巫水河从东向西穿山越岭而来,她流经我们的县城,在这里逗留出一个弧度优美的弯,遗下一片平整的河谷地,供镇上的人休养生息。

巫水河是深邃而清澈的。当年镇子和学校之间这段河上没有桥,镇里的孩子往来上学全靠船摆渡。船是木船,两个艄公,一人一篙。篙是竹篙,镶有铁头,有数丈之长。船行至河水中央,最深的地方,竹篙都像撑不到底。我喜欢沿着那下探的竹篙,望向凝碧的河床,在那幽深之处,仍依稀可见微光。河里时有鱼儿穿行,正是“皆若空游无所依”这种少年熟诵的句子所写之状。

巫水河两岸,有些地方极险峻,悬崖削壁直插入水,其下水流湍急,可见漩涡翻滚,但有些地方,比如渡口及其下游附近,河滩平阔,水流清浅,是一种格外柔顺的模样。这种平阔的浅滩上通常长着一种俗称狗牙根的匍地青草,人坐卧其上,起来身上纤尘不染。母校的师生常来河滩上散步,三五好友,高谈阔论,在这河滩上看过无数的晚霞满天。

天不那么冷的时候,大家都爱去河边“洗澡”。有会水的好手,可以穿越激流游到对岸,女人孩子,多半是在河滩和近岸缠绕着丝草的山石之间耍耍水消暑。我最爱的是在河里洗头。在岸边水不是太深有石可恃的地方,俯首,任由长长的发丝随水流漂浮,此时会生起一种奇妙的联想,想起刚刚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读过的新诗——那河畔的金柳,是夕阳中的新娘;波光里的艳影,在我的心头荡漾。软泥上的青荇,油油的在水底招摇;在康河的柔波里,我甘心做一条水草!在还未曾去过远方的少年眼里,巫水河,就是诗人的康桥。

巫水河对面的镇上,有老街,沿岸一路的吊脚楼。

每逢星期天赶场日,山民们背着背篓挑着担子从四面八方而来,烟笋子、干菌子、乌冻子(一种野生猕猴桃)……各种神奇的山货都有,热闹非凡。学校渡口的下游,有农家村寨。寨子前后,枯藤老树、桃李橘柚……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种灌木,花期很长花如绣球,记住它是因为它花开得很美却被叫做臭牡丹。后来才知道,这种气味奇特的植物可入药,能祛风解毒,且利于保持水土,现在也是一种优良的园艺花卉。

我离开巫水河很多年了。如今,河上已经建了不止一座桥,沿河的小路拓宽成了休闲步道,镇上原来的木吊脚楼不幸毁于一场大火,但是老街还在,重建时保持了原来的风貌,逢年过节,仍然是熙熙攘攘。

二哥船行于沅江之上,跟三一路汇报行程,一路絮叨情话,他说,这地方同你一样,太温柔了。我想着巫水河,总觉得,人生如意不如意,得到或者失去,也唯有她,“方那么懂我并且原谅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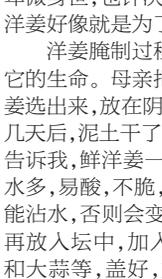
洋姜叶变黄了,风吹过,叶子一片一片掉了下来,地下吹的根,却是呼之欲出。收获的季节,稻谷黄了,苞谷摘了,瓜果也进入尾声了。洋姜也不例外,却深藏在地下不露声色。直到深秋,父亲空闲下来,抄一把锄头,把冷落在在一边的洋姜细细地挖出来,一锄头下去,翻过来,都是可爱饱满的洋姜。

刚挖出来的新鲜洋姜炒出来有很重的土腥味,口味平淡无奇,但腌制后的洋姜却特别的出众,又脆又嫩,清香爽口。母亲会做很多关于洋姜的菜,炒的,拌的,腌的,最好的吃法莫过于腌制。洋姜的最好归宿是躺在红彤彤的剁辣椒坛子里。母亲的经典语言永远难以忘怀。洋姜的卑微身世,也许决定了它的出路。洋姜好像就是为了腌制而生。

洋姜腌制过程很简单,也如它的生命。母亲把完好无损的洋姜选出来,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。几天后,泥土干了,用小刷子刷净。母亲告诉我,鲜洋姜一定要晒透水分,否则,水多,易酸,不脆,且难以储藏。洋姜不能沾水,否则会变黑发烂。干净的洋姜再放入坛中,加入剁辣椒、醋、盐、生姜和大蒜等,盖好,放上几天就是一坛开

胃菜。本是黑黢黢、软蔫蔫的洋姜被酸辣鲜红的剁椒浸泡,便脆生生、水汪汪的,顿时让你唇齿一紧,生出不少口水。母亲是腌菜的高手。那时乡下粮食拮据,尤其是在冬天,本来瓜菜就少,雪一飘,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,难免会有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所以一到瓜菜丰收之际,乡下的女人就忙着霉豆腐,做剁辣椒,腌酸豆角、酸黄瓜、酸菜等等,她们用灵巧的双手,使乡村生动鲜活,也让亲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从冬天到来年的春天,这些腌菜就成为农家的下饭开胃菜。炊烟升起,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摆出一两碟香喷喷的坛子菜。乡下的腌菜,大抵是酸辣、咸,只有腌洋姜是甜甜的又脆又嫩,一直是我童年记忆中的美食佳肴。

至今仍记得某一个冬天的夜晚,喝着母亲熬制的一锅喷香的玉米红薯粥,就着一小碗脆生生的腌洋姜,点上几滴香醋和麻油,真是暖到心坎里。窗外雪花儿飘,室内却是满屋生香,这是多么温暖惬意的生活场景。在时常一桌荤腥的当下,我时常会想起那简单又蕴含生活智慧的美食。



雨·巴黎印象(油画) 唐丽丽

快递员小林上门来取件的时候,我问他,一年将尽,你打算回吉林老家吗?小林说,他不准备回去,趁着过年,他会去上海小小的难得安静的出租屋里看书,他说他想去上海开放大学业余读书,那里是不需入学考试,虽然他由于种种原因上不了学,但还是希望自己能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,提高自己的素养。

在这之前,我担任了上海市监狱管理局青年民警写作技能大比武活动的评委,一位年轻的警员写了篇《未成年犯职业规划教育模式探究》的论文,他的理想是让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犯早日建立起职业生涯规划意识,以便让他们离开监狱后能较快地回归并融入社会,开始新的人生。而我去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开设文学讲座的时候,一位入业的硕士生对我说,他将不多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放在了读书上,不仅读专业书,还读文学书,因为他相信自然科学的研究同样也基于深厚的人文情怀。

差不多同时,我还应邀观摩了一次全国青年日汉互译大赛,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,不管在校学习,还是已经工作,虽然不免稚嫩,有的甚至紧张到难以发挥,但是,他们都说了,这是难得的机会,尽管知道尚有差距,但还是要赶来参加以激励自己,希望通过努力,能够成为不同文化、不同语言之间互相交流沟通的桥梁。而即将大学毕业的小申则在微信里告诉我,他已经决定放弃去他亲戚开办的企业,而去做自己更喜欢的工作,虽说为此他将付出代价,因为亲戚说

以后不会再管他的任何事情。事实上,我自己的女儿也拒绝了我给她安排的一家我认为相当稳定的单位,转而找了一份与她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,就此开始漂泊,她说我还要扎扎实实地多学一点东西,不想在这样的年龄就开始混日子。

面对这些九零后的年轻人,我的内心是充满感动的,以至有一次我在一个活动上致词时不禁泪水盈眶。我对他们说,其实,社会上对九零、乃至零零后的新一代人缺乏足够的理解和认识,有的说他们是与社会隔离的人,宅在自私自利的世界里;有的说他们是暖房里出来的,经不起外面的风雨;有的说他们是啃老族,经济上吃父母的,工作上则拼爹拼娘;有的说他们没有精神追求,脑子里就是一个钱字,奉行物质至上,拜金主义。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与众多的青年人相遇,我看到的并不是如此的描述。他们是多么有理想,有精神,有追求,有担当,有主见的年轻一代啊。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我们过去的经历不同,但同样也有艰辛,他们的学习压力、就业压力、生活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不及的,而他们拼搏的力度和强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远超我们。当那个自以为是的“前辈”说出“就定一个小目标,赚它一个亿”时,他是太小看今天的年轻人了,他们的胸怀,他们的境界,他们的格局岂在一堆钱钞,反倒是衬出了此辈的粗鄙和低陋。我尊敬我所遇见的这些年轻人,他们都普普通通,没有权势,生活俭朴,无房无车,但是,他们勤奋努力,朝夕奔波,脚踏实地,他们有自己的梦想,但同时也想着报效社会和国家,其根本动力无关赚钱,因而内心强大,精神昂扬。

那天,我在洛杉矶参加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聚会,他们中有的学新闻传播,有的学建筑设计,有的学企业管理,有的学表演艺术,这次聚会其实是即将启程回国报效祖国的学生送别。一位女生这样说道:我们相逢于微时,微时者,卑微、孱弱、尚不得志、还未成功的人生阶段也,但是,一切都由微时起始,正因为现在什么都没有,所以干净纯粹,敢想敢做。当晚,我走在辽阔的星空下,听见这些年轻人这么咏唱着:“没关系,在最好的时光分离,让我们约定,某年某月某天再见!”我想,当他们有朝一日重聚,一定个个事业有成,因为希望之星永远眷顾并照耀着奋进的他们。

影协是影人之家。今年,正逢上海电影家协会成立六十周年,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,我不禁想起了许多“家人”。其中,尤为刻骨铭心、终生感激的是上海影协的主席,我的恩师、著名电影艺术家张骏祥老师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为了给上影培养人才,他一手创办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,我有幸考入了该校的导演系,是这所学校把我引进了电影艺术殿堂。毕业后不久,正遇“文革”,我在“五七”干校,一呆就是十多年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拍摄了处女作《御马外传》,机遇难得,我几乎使出浑身解数,全身心投入投入到影片的创作中。影片完成后,骏祥老师和其他领导都给予了好评。影片也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。

初试牛刀,给我带来了好运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的张骏祥老师准备拍摄他曾执导的电影《燎原》续集《大泽龙蛇》。为培养人才,他要在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毕业生中寻找一位助手,做梦也没想到,我被选中了。

下组不久,在选景阶段,我就被骏祥老师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打动了。《大泽龙蛇》的外景地在江西萍乡和井冈山地区,骏祥老师是影片的总导演,我是执行导演,摄影、美工都是电影专科学校的毕业生。我们都是年轻人,骏祥老师年已七十开外。井冈山山峦起伏,路曲坡陡,

按理可以让我们年轻人初选一下,再请老师复看、定夺。骏祥老师不然,坚持与我们一起初选。爬山时,他带了两根拐杖,一长一短,上山时他用短拐杖,下山时他用长拐杖。每逢上下山时,我们怕出意外,常常想去搀扶他,他却尽量坚持自己行走。就这样,我们一连爬了几天山,反复看,反复选,直到满意为止。井冈山山上,留下了老人长长的足迹,也在我们年轻人心里刻下了创作要从严的心迹。

拍摄中,每拍一个镜头,骏祥老师都要求我们做到全神贯注。有一天,在山上拍摄一组俯瞰的大场面,我按老师的指点,一一布置、指挥着,一连拍了几遍。场记很年轻,拍摄时间一长,他思想开了小差,不时和旁边的人轻声说笑起来。张老师先是不满地看了他几眼,见场记还是不打住,老师烦了,回头厉声地呵斥道:“小聂,你在干什么!”这一吆喝,吓得小聂赶忙禁住了声,他总算尝到了“挨训”的滋味。这以后,小聂再也没有在拍摄中走神。

骏祥老师看起来不苟言笑,却是很有感情的人。你做不好,他要批评,做好了,他由衷地高兴、表扬你。有一天,拍摄演员斯琴高娃的戏,这是一个长镜头。我叫“开始”,

直到喊“停”,话音刚落,谁也没注意到,老师高叫了一声“好!”他从椅子上跳起来,兴奋地走到高娃面前,与她握手,连连说:“演得好,好!”高娃先是愣了愣,笑了,她还没从戏中缓过来,显然,她也很高兴,这是难得一遍过的长镜头,我们也很高兴。

导演在创作中,如何做到严谨,骏祥老师给我上了一课。每天的拍摄通告都是我开的,除了拍摄内容,还要对各部门的准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有一天,拍摄山坡上反动派枪杀矿工的戏,在出发的路上,老师问我:“通告里,挖坑的铁铲写了吗?”我说:“写了。”他看了我一眼,接着说:“作为导演,什么都要想得周全,越细致越好。就说铁铲吧,不仅要在道具一栏里写到,带几把也要写清楚。”我连连点头,心里有些愧意,我是写了铁铲,带几把,我确实没写明。这以后,他还欣然同意担任我执导的影片《小金鱼》和《车轮四重奏》的艺术顾问。他局里工作很忙,我却是晚上去他家上门求教,一谈就是几小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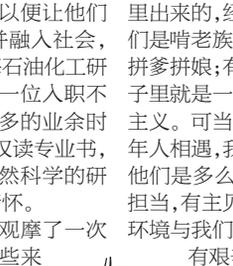
骏祥老师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,影响了我一辈子。如今,骏祥老师已走了多年,我也退休了。忆往昔,峥嵘岁月稠。我会永远缅怀他!

本舞协的会员,为什么近年参加“影协”的活动更多?明日揭晓。

影协是个家 责编:殷健灵

## 相逢于微时

简平



雨·巴黎印象(油画) 唐丽丽

## 雨·巴黎印象(油画)

唐丽丽

《偶成》:“猿鹤虫沙俱不传,悲欢暗自惜流年。明公衮衮鸣钟食,乞士萧萧枕石眠。听戏偏逢三岔口,看囊那得五铢钱。老来竟觉山河重,下笔生宣换熟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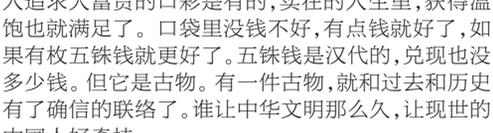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家里没书,眼睛又不好,还是有才力不够,尽管喜欢历史,能读到的也就是前人名记和类书了。说实在的,也是心思契合吧,私下里感觉前人名记和类书,比正史更真。它们的作者,写的时候,杂念应该不多。

“猿鹤虫沙”,是在一等的类书《太平御览》中看到的。说是一场战争的结果,人都死了,有身份的人,化作了猿鹤,无名的人,化作了虫沙。其实,史上数不清的战争,死了数不清的人,无论化作了猿鹤还是虫沙,有谁还能找到呢?曾见到郭沫若手书的一帧琴案。就是竖写的、窄窄的那种。好长,有数百字。他抄录的是《荆轲刺秦王》中的一段。文字里说到了,一场战争之后,战败一方的妻女玉帛都被擄去,场面极为凄惨。郭沫若以极为工整的小楷字,抄录了。落款还注明了,他是写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。人类太无能了。战争是如此不可避免,战争带给了人类最大规模的苦痛,人类却总是无法避免它。

前人名记里,写到更多的是名人的事迹,这些人大多是开风气的人,尽情努力生活着的人和富有文化素养的人。在他们的事迹里,可以获知他们所处的时代,礼仪、风俗、生活水平和文化能量,等等。譬如,陆游写的《老学庵笔记》,书里多处写到秦桧。秦桧问手下人自己的勋业如何,手下人说是“去不得的勋业”。意思是在位毫无问题,走了就什么都不是了。秦桧听了,只是叹息。书里还写到了如汝窑、王晋卿墨之类一等精彩的物。前人名记还有大量的写得出家人的。这种写到,其实是写一种超脱,一种看似世外的人、看似世外的物。譬如《东坡志林》只有84字的“记承天寺夜游”。世外之人戴月策杖、枕石而眠的情态,是极人画的。在凡俗、纷乱的现世里,退守自己一颗羸弱的心。这一份情感,其实是很动人的。

类书包罗万象。中国人是有福之人,可以徜徉的地域太多。譬如戏文。三岔口是骨子老戏了。漆黑的夜里,两个人分辨着朴刀和人的动静打斗。老戏迷闭着眼睛听戏,结果听到的不是唱。可他们还是大乐。他们是高人。大音无声,他们的心热闹着呢。中国人追求大富贵的口彩是有的,实在的人生里,获得温饱也就满足了。口袋里没钱不好,有点钱就好了,如果有枚五铢钱就更好了。五铢钱是汉代的,兑现也没多少钱。但它是古物。有一件古物,就和过去和历史有了确信的联络了。谁让中华文明那么久,让现世的中国人好牵挂。

年纪上来了,看前人名记和类书,更觉得轻松随意。只是前人的事迹,看多了,感觉千古江山好重。玩大写字的生宣纸,不玩了。换上一张熟宣纸,画起传说中的宋元山水来。自然,只是心向往之。



下笔生宣换熟宣 陈鹏举

直道喊“停”,话音刚落,谁也没注意到,老师高叫了一声“好!”他从椅子上跳起来,兴奋地走到高娃面前,与她握手,连连说:“演得好,好!”高娃先是愣了愣,笑了,她还没从戏中缓过来,显然,她也很高兴,这是难得一遍过的长镜头,我们也很高兴。

导演在创作中,如何做到严谨,骏祥老师给我上了一课。每天的拍摄通告都是我开的,除了拍摄内容,还要对各部门的准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有一天,拍摄山坡上反动派枪杀矿工的戏,在出发的路上,老师问我:“通告里,挖坑的铁铲写了吗?”我说:“写了。”他看了我一眼,接着说:“作为导演,什么都要想得周全,越细致越好。就说铁铲吧,不仅要在道具一栏里写到,带几把也要写清楚。”我连连点头,心里有些愧意,我是写了铁铲,带几把,我确实没写明。这以后,他还欣然同意担任我执导的影片《小金鱼》和《车轮四重奏》的艺术顾问。他局里工作很忙,我却是晚上去他家上门求教,一谈就是几小时。

骏祥老师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,影响了我一辈子。如今,骏祥老师已走了多年,我也退休了。忆往昔,峥嵘岁月稠。我会永远缅怀他!

本舞协的会员,为什么近年参加“影协”的活动更多?明日揭晓。

影协是个家 责编:殷健灵

## 下笔生宣换熟宣

陈鹏举

新吟附记之二十一

本舞协的会员,为什么近年参加“影协”的活动更多?明日揭晓。

影协是个家 责编:殷健灵